



周易文忠公集一百六十一

承明集卷第九

東宮故事五

荀子附

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七日

劉向說苑臣術篇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
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
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
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
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
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手不然之前使主逆然立乎
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

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正
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
良臣三日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辭教補於往
古之德行事以勵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
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月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
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
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日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避
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
曰國家昏亂所為不諫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
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

是為六正也六邪者一日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
公事懷其智藏其能王飢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
容容乎與世沉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
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
即進之以快王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
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日中實類險外貌小謹巧
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
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
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知足以飾非辯足以行
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

唐文粹卷之九
如此者讒臣也五日專擅勢持枉國事以為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因而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某聞正臣有六曰聖曰良曰忠曰智曰潔曰直是也邪臣亦有六曰具曰諛曰姦曰讒曰賊曰亡是也正臣進則治邪臣進則亂臣用則危此古今不易之理惟在主深察之取放於方冊蓋可得而數焉何謂六正禹戒舜以無若丹朱而舜為盛帝周公戒成王以無若商受而成為顯王此聖臣也蕭何相漢功存萬世元齡佐唐知無不為此良臣也鮑叔之推管仲趙宣子之薦狐偃郤穀胥臣先軫欒枝此忠臣也子房發八難柙四皓李泌范陽論舒王此智臣也楚子文三為令尹而無一日之積魯季文子相三君無私積焉此潔臣也朱雲之折檻王章之抗疏此直臣也何謂六邪張禹之相西

都胡廣之輔東漢非具臣乎李勣云陛下所為盡善群臣無得而諫李林甫云天子用人有何不可非諛臣乎湯之巧詆盧杞之忌嫉非姦臣乎蘇公之譖暴公息夫躬之陷東平非讒臣乎田常得齊民之心終以篡齊六卿專晉國之政終以分晉非賊臣乎宰詒傾吳趙高傾秦非亡國之臣為人上者惟能用六正去六邪則垂衣拱手坐視天下之阜而五帝三王不難至矣

二月十三日

三朝寶訓端拱元年八月 太宗幸國子監謁文宣

王卑升輦將出西門觀見講座左右言學官李覈方聚徒講書 帝召覈令對御講說覈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陞高座 帝為降輦令有司張帝幕別坐覈講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坐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 帝甚悅特賜帛百疋明日謂宰臣曰昨聽說泰卦文理深奧足以為君臣監戒朕與卿等當遵守勿怠

其仰惟 太宗皇帝以英武成混一之功以聖文致太平之効親屈帝尊臨幸國學崇儒重道亦云至矣復因學官之請降輦設次然後命講泰卦歷

居業公文集序明學卷九
觀古人賢王好善忘勢蓋未有如我 太宗者也
後暨淳化五年又 詔孫奭講書堯典及說命三
篇反覆紬繹形於嘉歎夫易之卦爻矣今獨因否
泰之理垂君臣之鹽豈非欲上下交而其志同內
君子而外小人乎書之篇衆矣今乃專取帝王之
道致治之要豈非欲德被四表無愧堯帝事必師
古同符高宗乎固不能慕虛為觀美而已茲可為
萬世法是宜表而出之

三月十七日

說苑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人之道者譬如日焉靜
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
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太知惟學
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某竊觀仲虺誥成湯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
若者亡又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夫能自得師而
又好問即所謂學帝王之道也謂人莫已若而又
自用即所謂靜居獨思也成湯能學帝王之道是
以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古今之理無不通幅員
之廣無不察如日麗天容光必照茲其所以為大
歟不然以區區之思慮窮萬變之交錯耳目所及

固可知矣耳目不及者何自而知譬諸火焉雖燎于原似若可畏然百里之外光焰已熄是故成湯之所不取也且明於大者或晦於小明於近者必晦於遠斯乃自然之理故日能照天地而不照蔀室夫既已照天地矣蔀室不必察也若乃燈燭之光施諸一室之內足照毫釐一室之外復何見哉夫唯以日喻聖王之學則其為功也大矣以火喻獨居之思則其為明也小矣嗚呼非成湯其孰能如此

五月六日

國語楚莊王使士亶傳太子箴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王卒使傳之

某聞儲君以上智之資居明兩之位其稟於天者固殊絕於人矣又得賢傳導之則德隆而愈高善積而益崇其効豈淺哉嘗柳嘗考之經傳其言傳太子之善者莫詳於禮記莫於國語若曰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又曰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

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禮記之文也教之春秋知善惡之戒勸教之世繫知昏明之廢興教之詩使窮道德之端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所以滌邪而鎮浮教之書所以睦旋而比義此國語^之文也備此二者太子之善著矣雖使旦爽保傳成王大要不出乎此假區區楚國之臣又何加焉

五月二十七日

後漢明帝為皇太子亶崇為少傅崇以太子業成上疏謝曰臣幸得侍惟慳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

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敏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

今儲王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

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泥再

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孝道九載而訓典不

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遙遠非天下之至精

豈能與於此况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

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

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辭頤君謹疾加餐重愛玉體

某聞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春誦夏絃大師詔

之所以博約道義浸潤經術因先王之法言廣元

良之德性天然後可以正天下之本聳神民之望
去古既遠斯道罕傳惟明帝謙恭好學孜孜不怠
而亘崇竭誠歸美慶國家之福祐上下相資追蹤
三代書之簡策至今有崇焉仰惟 殿下聰明精
敏本於生知猶且日與諸儒講戴禮其議論所及
多發揮前人之未至逮此終篇道固成矣昔唐郭
瑜告太子曰安上治人莫大於禮非禮無以事天
地之神非禮無以辨君臣之位某謂禮經雖多而
其要實在乎此敢以為獻

月 日

三朝寶訓建隆元年正月

太祖幸國子監二月又

幸因詔加侯師祠宇及塑繪先師先賢先儒之像帝
親撰文宣王充國公二贊三年六月以右諫議大夫
崔頌判監事始聚生徒講學帝詔中使以酒果賜之
四年四月又幸

某恭惟 太祖皇帝之有天下適當五代干戈擾
攘四分五裂之後劉氏據河東李氏據江南孟氏
據全蜀皆傳襲浸久僭竊位號荆南高氏兩浙錢
氏雖名稱藩實非純臣其他如李筠李重進之徒
大率強藩悍將人懷向背自今觀之當時練兵擇

將夷堯剪亂日不暇給矣乃於即位之月兩幸國
學修飾祠宇親製先聖之贊雖前代太平極治持
盈守成之君未必能沒沒皇皇如此其於先後緩
急之序似若倒置竊嘗深求其說然後窺 聖意
之萬一蓋五代所以擾攘分裂大亂不止者正以
自唐之末君臣上下謂學校為無益指聖賢為迂
闊視君如奕棋殺人如刈草禮義消亡風俗大壞
故也今先示以崇師重道之禮則人將知有尊君
親上之心人有尊君親上之心則忠孝根於內暴
亂弭於外銷患宜宜莫見其迹積善在身不知其
長此僭偽所由削平華夷所由畏服而創業重統
所由億萬年無窮也昔舜舞干羽而苗格文王修
德而崇降 太祖規模真舜文之規模也哉

月 日

唐書王績傳績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
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書不
顯惟中說獨傳

某按王通生於隋開皇之四年而卒於大業之十
三年其在河汾實能講明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
道學者從之然所著書每比擬六經故為禮論二

十五篇樂論二十篇以績禮經集書一百五十篇
以績尚書採詩三百六十篇以績古詩為元經五
十篇以績春秋贊易七十篇以績周易又為中說
摹倣論語是皆以孔子自處而謂門人董常為顏
子何其不知量也通之子曰福時聚其書號王氏
六經然皆無傳惟中說獨存今所謂文中子者是
也通既有門弟子魏謩等仕唐為宰相嘗預脩隋
書乃不為通立傳意者通嘗妄比聖人證既師事
之若過有推尊必貽譏於後世稍損之則是暴
通之失是以略而不載歟且韓愈在唐號為大儒
距通之時不遠愈每言荀况揚雄乃無一字及通
至本朝太宗皇帝遂謂通有缺行故不得立傳
蓋述而不作竊自比於老彭若聖與仁必曰則吾
豈敢孔子之謙每如此通實何人又僭聖作經輒
自尊大宜乎太宗所不取韓愈所不道也惟五
代舊唐書於王績傳末云通字仲淹隋大業中名
儒號文中子自有傳今既不傳固無足據昨日蒙
殿下俯詢其由輒具言之

繳故事劄子

某昨日蒙殿下垂問隋王通不載列傳有以見好

古篤學識慮高遠今因故事粗陳其說乞賜 清覽
崔著作通鑑說共六十卷見寫兩本一欲奏御一以
獻 殿下候了畢方敢呈納昨日胡寅所著其孝識
議論文詞三者尤更高遠極有補於治道所以先次
稟聞伏乞 令照

七月二十四日

唐書孫思邈傳盧照隣問思邈養性之要答曰天有
盈虛人有屯危不自謹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自謹
也謹以畏為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惰稼
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
孝父母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
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
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為被
謹於小者不懼於大成於近者不悔於遠知此則人
事畢矣

某聞士農工商君臣父子貴賤流品雖殊至於修
身養性皆本於畏則一而已所謂畏者何也一飲
食必思有節而嗜慾不敢縱一起居必思中度而
怠惰不敢生喜怒弗過也宴安弗懷也如此則為
士必成名為農必有秋為工必善其事為商必安

其業推而上之為君必治為臣必忠為父必慈為子必孝又擴而充之則為賢斯無難矣孫思邈在隋唐間雖名一藝實薰於道觀其論養生曰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故以四時五行配四支五藏極論寒暑往來陰陽消長之理而終之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其義蓋深遠矣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重如此可不知所畏哉

八月五日

唐明皇開元元年十二月己亥禁乞寒胡戲以殊中國之儀也

某聞衣服有章然後可以辨貴賤禮樂有節然後可以致中和夫是之謂中國安可使夷俗亂之乎昔仲尼謂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而孟子亦云用夏變夷况京師者天子之都以風化下左在先故小雅詠彼都人士彼君子之五章皆取其衣服不貳從容有常而美其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此所以為四方之極也明皇在開元初永治正切乃禁乞寒胡戲不使亂中國之儀殆知所本矣儻能善終則祿山之亂何自而起也哉近者共聞

唐書卷九
詔旨禁止掉冕謂其頗近胡裝蓋得王制五載巡
狩考正禮樂制度衣服之義而殿下識慮高明
又謂服飾音樂之近胡者皆當禁止此孔孟之意
也小雅之旨也 開元故事天何足道

八月二十七日

資治通鑑唐憲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
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
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
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叙苟選天下賢才而委
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

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
虞舜所以能為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
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
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於
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
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大臣患不竭忠苟上疑
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其言

某聞漢武帝策董仲舒曰虞舜游於巖廊之上垂
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曰吳不暇食而宇內
亦治得非疑二君勞逸不同而治效同耶今觀憲

宗之論全類武帝李絳之對不殊仲舒蓋以舜繼堯後因其輔佐故享任人之逸文王逢商之末天下耗亂賢者隱處故任求賢之勞帝王之道同條共貫特所遇之時異耳易地則皆然也雖然均是勤也文王不遑暇食特在乎咸和萬民克俊有德而已至於庶獄庶謹付之有司未嘗敢知彼秦始皇魏明帝隋文帝不能宅心於用賢舉善而屑然弊精神於簿書故其勤雖同乎文王治亂則霄壤矣

十一月二十二日

唐書常綬傳穆宗為太子書依字輒去人曰上以此可天下事烏得全書耶

某聞晉元帝初踐祚凡諸侯牋奏批之曰諾蓋帝在藩國恭於事上謙於處已積習成性故當君臨天下猶能安而行之晉室中興於茲見矣唐穆宗幼年學書已知避君上所用之字謙恭如此天資可謂絕人儻又得端良諒謀其之士參侍左右開廣聰明必將增光憲宗追迹正觀豈特如晉元而已惜乎常綬才識庸鄙不能以經義輔導太子乃數為俚言以取悅憲宗斥而遠之不宜乎

十二月四日

說苑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室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某謂此篇本晏子戒景公田獵之失然不欲正言姑因上山見虎下澤見蛇之問而以知賢用賢任賢為諷其意若曰山者虎之室也澤者蛇之穴也君不往獵何由見之哉蓋春秋之際人君鮮能以納諫為事故其臣未免婉詞以喻之厥後一變遂為戰國之縱橫上下無復以誠相與而讒諂面諛之風熾矣帝王盛事則不然主聖臣直語皆深切著明未嘗遷就其說如益之戒禹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於逸罔淫於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禹之告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載之典謨何其盛也後之人君欲知帝王霸者之不同其亦考其君臣相告之言乎

十二月二十二日

唐明皇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
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
如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帝曰吾雖瘠
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
安寢韓休數陳治道多許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
吾用休社稷計耳

某聞楚共王嘗召令君告之曰常侍莞蕪與我處
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
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
處常縱恣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
服之吾與處勸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
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某謂楚王諸侯耳尚不欲
以一已好惡而私其用捨况明皇奄有四海為天
下君宜乎因逆心而求諸道因遜志而求非道此
開元之治所以庶幾於正觀也惜夫志滿意得為
喜不終惡張九齡拂已而棄之喜李林甫順已而
信之馴致天寶之亂為楚王所笑有始有卒果其
難哉

淳熙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漢張釋之為謂者僕射文帝幸上林苑釋之從登虎
園上問上林尉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園畜夫代尉對
響應無窮上曰為吏不當如此耶詔釋之拜畜夫欲
為上林令釋之進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人也上
曰長者也釋之曰此兩人稱為長者言事曾未出口
豈若畜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任刀筆吏爭以苛
察相高故政凌遲今以畜夫口辯而起遷之臣恐天
下隨風而爭口辯無實上之化下疾於影響舉措不
可不察上曰善乃止拜釋之為公車令

某聞剛毅木納近仁巧言令色鮮矣仁是故易稱
吉人之亂寡躁人之辭多書不貴截截善論言而
以心休休無他技為貴歷觀古之君子未有不納
於言而敏於行者也文帝天資仁厚專務以德化
民顧豈不知此哉其賞虎園畜夫特以上林尉職
在禽獸不能舉職畜夫乃反能之姑欲稍加試用
以勸留意職業之人耳非喜其辯也張釋之猶以
為不可者蓋上以重厚取人則有德者進上以捷
給取人則利口者來用捨之端當審故也文帝一
聞斯言即捨畜夫而進釋之嗚呼其賢矣哉

二月七日

前漢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
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
請施行之相勅掾吏按事即國及休告從還至府輒
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即不相輒奏言之
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皆重之

某聞漢宣帝信賞必罰總覈名實好用文法吏以
刑繩下蓋與事造業之時也而魏相方且取祖宗
已行之事採名臣所陳之言奏請施行之近於迂
矣元康而後嘉穀崇降神爵仍集金芝產銅池九
真獻竒獸南郡獲威鳳改元紀瑞帝必侈焉相則
採郡國盜賊風雨災變之事日陳於前近於憊矣
然在當時則蒙倚信及後世則稱名相者蓋君臣
之間正欲可否相濟吁咈相警然後政事不流於
一偏風俗不至於遂壞此孝宣所以中興丙魏所
以有聲也歟

三月八日

漢武帝元鼎五年以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是時國
家多事桑洪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俊法而倪寬等
推文學皆為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開決於丞相慶醇
謹而已

唐文苑英華卷九
其觀漢武帝雄材大略內欲脩明百度外欲攘却
四夷其任一相宜掃聰明材智之士以共成治功
顧乃不然所用者田蚡薛澤李蔡嚴清翟趙周之
徒大抵皆庸才也委詐如公孫洪當時已號為賢
相其他可知今又以石慶醇謹擢而用之天下之
事則不使關決國家何賴焉且人主論一相一相
擇百官然後朝廷可治萬事可理書曰安汝止推
幾推康其弼直又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
哉此二帝所由昌也武帝使九卿更進用而丞相
徒取充位其亦異乎是矣

五月七日

真宗咸平三年御便坐命翰林侍讀學士邢昺講左
氏春秋侍讀于焉時初置講讀之職至五年講畢宴
近臣於崇政殿賜昺襲衣金帶加器幣仍遷一節侍
郎兼國子監祭酒

其謹按國史咸平三年 真宗皇帝即位尚新北
則契丹入寇西則李繼遷未平西南則王均僭號
於成都羽檄交馳日不暇給當是時議者必以選
將練兵為急而指崇儒重道為迂帝獨不然方且
初置講讀之職博延儒學之士是豈急其所當緩

緩其所當急哉蓋以攘戎狄在乎修政事修故事在乎正心術正心術在乎明道德未有德既明而安強之威不成者也惟帝天縱將聖有得於此故日命邢昺等講左氏春秋纔二三年遂至終篇又兩年而北戎入寇車駕再幸澶淵射殺賊師虜衆狼狽宵遁卑辭請和太平之功自此而定然則帝王講藝論道豈專為文治而已其亦立武事之本歟

東宮劄子

繳選德記劄子淳熙五年九月

某前日曾面選德殿記大槩言古者男子自其初生即已寓意孤矢而六經所載祭祀賓客取士燕飲之類皆主乎射是以平居無事人人閱習曰來日往同乎自然兵農所以不分文武所以為一後世失其本指乃以為兵家之一藝故士卒挾其所長得以驕人而國之兵衰始專在兵矣今主上特取選射觀德之義以名便殿儲精復古至深至遠所恨某言詞不工莫能宣達聖意姑塞明詔不任震懼緣碑在禁中難以摹打謹錄本內申納儻蒙

全適蒙 今首章 魏王問候書初不知其詳偶有

四明士人在此呼而問之方知魏王自此月十一二以後痰唾中有疾且云常覺恍惚有所觀見往龍虎招張天師想只是緣瓦涼棚曾壓損人中心自疑是以如此某區之意竊謂 殿下儻因月旦入侍奏知主上乞以宗祀侍祠為名召主入朝以解其惑則殿下友愛之情光于古今必契 宸指仰恃眷遇有所見不敢隱未審當理否皇恐死罪

納臨江軍法帖劄子

某頃曾面稟 本朝 太宗皇帝嘗謂輔臣曰朕開卷見聖賢行事可為軌範者未嘗不三復可以資風

教者悉記之每延見臣卜援引以示勸戒至道元年定為法帖十二卷今江西臨江軍偶存石刻輒摹印一本裝褫成冊敬用投獻庶幾侍膳問安之暇少資觀覽冒瀆淵冲伏深震越

乞還尤袤禮記徹章賞劄子

某等昨緣禮記徹章已照應元降指揮將曾任庶子諭德講禮記官姓名具申 朝廷推恩了當後來方省記得尤袤一員雖係侍讀却曾於乾道九年十一月內緣庶子諭德闕官專差本人兼講禮記已取會到吏部所受 聖旨全文今欲繳連闕左右春坊申

取 朝廷指揮合具稟知伏乞 令照

付下兩春坊當直人文字回劄

某伏蒙令慈付下兩春坊當直人文字早未 聖上

宣諭云此是揀不中禁軍亦非劄差遂合降旨云應

諸處占破人數並行拘收今後不得違戾元不曾指

名此項伏乞 令照

付下 御筆戒諭張澈等回劄

某伏蒙 令慈封示 御筆戒諭張澈應孟明極為

為允當謹復封納乞便賜繳進伏乞 令照 以上二劄並在政府時今付入於此

承明集卷第九

周易文忠公集一百六十二 承明集卷第十

代 東宮表殘笏記青詞魏王書

辭免皇封國公皇孫女封群主奏 淳熙五年

臣恭觀十月二十八日 聖旨皇孫右千牛衛大將

軍某與徐正任觀察使封國公皇孫女與封郡王者

慈憐俯被感懼交深臣仰惟 皇上陛下睦族以仁

率繇近始抱孫之愛每厚 宸衷特侈恩章併加爵

秩然臣男方踰幼學敢輒當庶車公社之崇臣女猶

在弱齡難遽冒列郡榮名之寵願回鴻渥免累公朝

臣無任祈 天俟 命之至取 進止

十月一日
御寶批降 不允

謝 主上表

共為子職僅輸定省之勞詔厥孫謀忽被便蕃之寵
假公朝之爵秩為私室之光華謝中伏念臣夙侍 慈
顏密承慶系男方踰

於幼學已叨環衛之聯女猶在於弱齡未習姆師之
訓敢圖 宸渥並錫恩章位以廉車特賜公主之履
主之列即更疏沐邑之榮豈伊蕞爾之軀堪此渙然
之命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自家刑國執古御今道
與天同維處域中之大愛由近始每先門內之恩愛
稚幼幼之仁以篤親親之義臣敢不勉圖忠孝仰答
眷憐受祉而施於孫竊頌文王之聖明德而親其族
願觀堯帝之勲

謝 皇后牋

恢崇內治夙承紫禁之顏啓導中宸併錫錄車之寵
祇膺眷渥伏積兢榮中謝竊以帝系隆昌時惟大慶
天孫富貴固有彝章乃如稚弱之資方倚載持之德
熟云異數集此幼年茲蓋伏遇 皇后殿下濬發微
音密禪洪造于其王母每介福於康侯至哉坤元庸
資生於萬物坐令孱陋獲被褒嘉臣敢不勉以成人

戒夫期後子孫蕃衍繼盈旬於唐風壽祿綿延邁會
飴於漢世

謝 太上皇帝表

非黃屋之心以怡神於太極鍾錄車之愛今錫寵於
曾孫仰慝慈孫懷俯慚榮遇 中謝 伏臣念質微三善
居奉重親夙憑積慶於僊源早應占祥於吉夢方勝
趨拜乃冒罷靈植圭光映於廉車脂澤顯開於名郡
赫然印組賁此閨門茲蓋伏遇 遵號太上皇帝陛
下妙道無為神功不宰巍巍蕩蕩民難克帝之名蟄
蟄繩繩孫喜周邦之衆溢 西宮之和氣見四達於

我家臣敢不力訓童蒙俾知恩渥子有孫而孫又子
期無忝於本支君使臣而臣事君誓同堅於忠孝

謝 太上皇后牋

功齊太極方同享於尊榮恩逮曾孫爰並躋於寵渥
洎辰拜賜舉室交欣 中謝 伏念臣奉侍 重親叨塵
貳極幸襲邦家之慶早開男女之祥童稚何為顧每
慙於觴饌功容匪易曾未習於組紉膺晉錫之蕃
仰賴坤元之政茲蓋伏遇 遵號太上皇后殿下徽
柔有裕冲淡無為夫夫婦婦而明人倫夙著關雎之
化子子孫孫而正家法今觀麟趾之風肆協德於

西宮庸推恩於諸幼臣敢不推原其本圖報所蒙壽考維祺願對老年之永雲來致養更觀周曆之長

明堂禮畢稱賀笏記

萬寶成功九筵肆祀共惟 皇帝陛下受天純嘏錫福庶民凡願臣鄰胥同鼓舞

肆赦訖稱賀笏記

禮成世室澤霈端闈共惟 皇帝陛下受祉堪輿均息夷夏同刑既措禹服來同

郊祀端誠殿賀禮畢笏記

新陽協應元祀備成恭惟 皇帝陛下既格兩儀息

均萬國幸仰瞻於慶禮尤府極於權綜

設醮青詞二首

伏以月紀季秋日臨初度念夙依於道蔭獲安處於宮庭預集羽流恪陳醮席瓊科於清夜止飈馭於層霄伏望垂鑒丹誠博恢洪造無疆之壽上祝於君親有羨之祥下均於閨闈

淳熙三年

八月二十八日

季秋紀月將臨生育之辰大道流恩預展重修之報揆良辰而設席延高士以宣科伏望鶴駕來臨鴻私曲被 兩宮萬壽勤定肯於寢門四序多祥保安寧

於閨壺誓殫誠恪仰荅生成
淳熙四年八月

賀魏王年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座下 逖違誨色倏
已經年企仰在中非言可喻臘寒甚勁共惟鎮臨海
服神相人詠尊候動止萬福某坐阻侍教臨風增情
輒調寢養以對戩敷拳不備

某拜覆伏以四序更端群生交泰仰惟班春有裕受
祉滋多引領旌麾無由奉觴致千歲之祝姑憑尺牘
少展寸誠敢冀尊察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欽想祺
祥交集姪輩侍奉均慶臨安或有所委願開具目

謝魏王賀生辰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坐下 不奉怡怡之

樂浸易歲華引領東望殊切馳仰深秋極涼伏惟綏
靖海邦神人共護尊候動止萬福某侍膳攸拘莫違
瞻拜乞仰寶調冲粹翕受丕祉永膺君父之眷不備
某拜覆某始生之辰特蒙記念遠勤專介寵以教墨
而又香幣器物既厚且嘉自非友愛素隆何以臻此
祇受以還感戴無數區區謝悃尺紙奚究尚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欽想尊履日臻殊祉姪女而

次均安並柱壽尤深陳荷

魏王來書

某頓首上啟比者遣人致難老之祝特承惠答殊荷
勤渠不聞動靜又復幾月豈勝馳仰之情即日薄寒
伏惟日待宸闈尊候神相萬福某備數粗遣皆巨庇
所及不足勤念慮弟瞻承之便邈未有涯殊極拳拳
也寒燠未定敢祈惠全崇護以對休寵不宣

某頓首上啓

皇太子殿下賢弟

某頓首又啟茲者中官受冊深欲一到稱慶偶與進
香例不得請不免遣譚幹辨前去謾有微浼具于別
幅甚有不腆之愧願其意可也

妃子即日伏惟淑候萬福觀察即主一一均休老嫂
再三附拜起此問豈無委囑可得聞否

回魏王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坐下初冬晴霽恭惟
藩府政清百神交贊尊候動止萬福某恪奉君親粗
安子職遜瞻祭戟侍見無階戀之心與時俱積天氣
日寒敢乞垂意珍番永緩委祇式符頌詠不備某拜
覆屬者人還拜書幸徹崇聽方圖寓便嗣承起居乃

蒙恩慈存枉海問仍以木錦海錯為賜深惟友愛之
厚豈勝感蒙之情憑書叙謝聊見萬一尚靳尊察某
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尊履對時納慶姪輩長茂
此或有委辱賜下諭幸甚

賀魏王冬書

某拜履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 坐下 逖遠誨言又
見冬仲惟是企仰與時俱增寒色方凝共惟表海成
功京師蒙潤尊候動止萬福某日侍宸極莫展弟恭
恭敬祈上體君父之眷益調寢膳永綏吉履臨文戀
戀之至不備

某拜履新陽協序亞歲迎祥仰惟惠政及民千里欣
頌履茲長至純嘏倍增某阻奉壽觥惟深善禱專馳
慶幅尚乞省覽

某拜履尊嫂兩國夫人伏想翕受既多之祉姪以次
均慶此豈無可委者敢望誨示

回魏王冬書

某拜履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 坐下 幸景踐長臺
雲告端恭惟布宣上德神悅人和尊候動止萬福某
問安有守趨侍無階坐馳寸誠朝夕不置風霜方凜
保衛為先願調寢羞嚮用丕祉是為拳拳之禱不備

某拜覆比以至鄧俯臨恪修賀問竊計方塵尊覽豈謂遠勤記念遣介貽書三復春存備認友睦之意謹此此叙謝莫究萬一尚乞尊察

某拜覆尊嫂兩國夫人伏想順履昌辰駢臻多祉姪以次侍奉均慶臨安或有委願承尊命

與魏王賀年書

某拜履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

坐下

不侍誨言又

將閱歲中心懷仰形於夢寐即辰天氣凝沁共惟從容藩翰神明翊扶尊候動止萬福某東望祭戟莫遑瞻拜伏惟致和宣滯益緩繁祉臨畢尤切依鄉之至不備

某拜履伏以天令更新物華資始惟時厚德當擁殊休而况惠愛其民靖共介福俾昌俾熾理有必然某思奉壽觥而不可得謹專人少致祝頌之情伏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茂對春元坐膺福祿姪以次同受新社行都儻有委令願效區區

賀魏王頌月書

某拜履大月判府大王尊兄

坐前

即日氣序清和共

惟宸渥方新神人欣贊尊候動止萬福某茲雷布宣

同治丁丑文獻通考卷十
渙號月正南荆仍更雙鎮之節旄增煥四明之符竹
用本朝之異禮示當宁之殊恩諒深歡慶某未獲面
伸賀悃謹此少見區區伏乞尊察不備

回魏王賀生日書

某拜履大尹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 坐下 秋遠旌
麾又復累月中心企仰未嘗少忘秋序日涼共惟坐
鎮名藩神人交相尊候動止萬福某恪修子職遙依
餘芘未由再待誨色敢蘄厚輔茵鼎益綏戩穀式對
宸眷不備

某拜履某始生之日特象尊慈曲垂軫記遠貽慶幅
貳以器弊香茗之况意爰勤厚祇受感怍忽忽叙謝
莫究萬一尚乞尊察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惟柔
履倍膺多祉姪以次侍奉均安有委于此願聞尊命

回魏王冬書

某拜覆判府大尹開府制置大王尊兄 坐下 遠誨
言坐踰累月拳拳傾仰未嘗少忘寒色甚嚴共惟威
惠浹民神物森相尊候動止萬福某日侍 君親莫
遑察首敢乞俯尊時令益衛鼎茵永綏戩穀不備
某拜覆雲書魯史道長義文仰惟德化具孚民謠轉
遠茲穀旦丕擁殊祥其阻捧壽觥姑馳慶福熾昌之

須徒切于中伏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茂膺純嘏姪以次均慶
此或有委切乞賜諭

惠夫回魏王年書

某拜覆判府大尹開府制置大王尊兄生下即日歲
律肇新共惟榮戟

森嚴顯幽咸相尊候動止萬福某問安侍膳阻遂怡
怡之樂徒切馳頌重箇列鼎因時而節宣之斯為真
禱不備

某拜覆竊以一氣回春三陽交泰惟吉德介自天
之祐惟宅牧擁宜民之祥相望數百里無由面伸
善頌方且馳辭修慶乃蒙誨翰俯及其為欣感交
集于中謹此布謝伏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惟同膺新社姪以次侍奉
協吉此或有委願奉約束

魏王賀生日書

某頃首拜啟不覆候承動靜闕然許時豈勝尊仰之
情即日秋序向晚氣候澄爽恭惟日侍清光百神森
衛尊候動止萬福某未遂瞻奉惟祈俯俯遵時全珍
護鼎裊以對寵休不宣

某頓首拜啓

皇太子殿下賢弟

某頓首又啓近者冒被恩除皆自吹借之及遠阻面謝唯深感銘因書占叙不盡頓言切幾嘉亮

某頓首又啓茲者竊承誕貴在近修賀莫遑輒有壽儀副以香䟽專人馳獻上祝百千之壽伏冀音留不勝幸甚

妃子即日伏惟淑候萬福觀察郡主均休老嫂而下列拜起居四明凡有委須切幸垂示

回魏王賀生日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生下逖瞻榮戟久闕誨言不勝拳拳傾仰之心顛氣澄秋共惟鎮臨東藩神物森想尊候動止萬福某日侍宸闈未由祭拜敢乞對時珍蓄益緩庀鴻之祉庸副頌願不備某此者共審宣麻眎陞建牧成陽舉承平之盛典旌異等之治效諒深懼慙某既不獲面致賀誠又復稽於馳慶下情徒切愧悚之至

某拜覆某特蒙尊慈俯記始生之日專介遠貽教墨貳以壽儀香䟽等仰佩友愛之厚忽忽叙謝莫究萬一伏尊察

唐詩公集卷之十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茂對令辰坐膺繁祉姪
以次侍奉均休此或有委敢乞賜諭

賀魏王冬書淳熙五年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坐下不親誨
色再見冬仲卑悰瞻仰言不能宣寒歲方勁共惟美
化及民自天介祐尊候動止萬福某子職攸拘未期
侍見更乞精調寢養益迓殊祉不備

某拜覆律應黃鍾日行北陸維時厚德茂履剛辰宜
集繁禧用對道長之慶某越瞻祭戟阻奉壽觥謹此
少叙下悃伏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坐膺新社姪以次侍履
協吉有委於此願承約束

回魏王賀冬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

云云

寒色方嚴共惟政平訟理神

相人詠尊候動止萬福某坐阻瞻見不勝馳仰敢冀
精調寢膳丕迓方來之祉不備

某拜覆茲以踐長觀復輒具書少伸慶禮伏計方徹
尊視特蒙翰墨之賜仰認友愛之隆區區咸悰天紙
莫究尚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相茂迎純嘏姪以次均慶

或有委令領聞尊命

賀魏王年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

坐下

逖遠顏

範冬律荐更傾仰于中不忘昕夕即日冰霜凝沍共
惟班春有裕神物介相尊候動止萬福某恪恭定省
阻奉誨言所靳保毓粹冲嚮用戩敷某拳拳之禱不
備

某拜覆伏以行夏之時肇新令序維周之翰宜介繁
禧矧宣化政勤及民利博凡在千里孰非善頌之言
茲又致祥之尤者某莫遑面叙賀誠謹此少伸下悃
伏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茂對昌辰丕膺殊祉姪
以次侍奉協吉有委于此敢乞賜諭

回魏王賀年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

坐前

逖遠高

牙荐移圭籥雖因問以時徃復而懷仰誨色實深下
情即辰春入東郊共惟鎮臨藩服獲助幽顯尊候動
止萬福某日侍青光未期瞻覲當寒威之尚勁惟保
愛之是祈拳拳之心敢乞照亮不備

某拜覆比以四序維新三陽交泰專具書伸慶伏想

周益之文集卷之五
方瀆清聽茲蒙誨函俯逮備彰交愛三復欣浣惟是
熾昌之禱感荷之悰有非尺書所能盡者尚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春祺備集姪以次侍履
均祉此或有委敢乞尊諭

回魏王賀生日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坐前即辰天
高氣肅萬寶告成共惟政績彌彰堪輿顯相尊候動
止萬福某日處問寢正阻侍見臨風徒極依戀敢乞
因時御宜保衛冲粹永對丕祉垂副傾禱不備
某拜覆父違顏範雖幸音驛問通而拳拳尊仰何以

自致茲者初度載臨遠勤尊念特遣騎吏墜况書翰
申以壽儀金幣香茗粲然溢目物偕意厚深認友愛
之情其如感謝尺緜莫究萬一伏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玉體安和姪以次侍履
均休是問委令望示條目

回魏王通問書

某拜覆尊兄坐前深秋浸涼共惟森戟凝香神明欽
佑尊候動止萬福氣序向冷寢饋之間宜先調衛謹
致拳拳之禱不備

某拜覆茲者合宮肇禋稀休闡典初謂蟬冕倍祠可

遂瞻侍伏勤書誨乃知尚緩入覲之期下情悵仰未
錦海錯沓來厚賜祇受悚感言莫能盡尚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敬想淑履坐膺百順姪以次
均安或有委令顯侯尊諭

問候魏王書

某拜覆某官尊兄 坐前 即辰天氣清肅共惟偃藩靜
治神相德履尊候動止萬福未由侍見臨風馳仰敢
乞保輔粹冲永綏戩穀不備

某拜覆竊聞近日體中略曾愆和得非府事繁劇未
免榮心而致然耶更望節思慮調飲食以速勿藥之
喜謹專人承詞敢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翕臻多祉姪以次均安
或有都下委湏切告誨諭

承明集卷第十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六十三 親征錄 紹興辛巳

起是年十月辛巳
止壬午六月丁丑

紹興三十一年歲在辛巳十月辛丑朔陰 手詔金

虜叛盟將親征其文洪景盧所草前一月人已能誦之

癸卯兩除三招討使吳璘報九月十八日遣將彭清
劫金人大寨於寶雞橋知均州武鉅奏招到此界
壯海管朝等貳萬餘人老小數萬口獲首生擒二
百餘人池州都統李顯忠奏與金人三戰於正陽
西敗之此月三日也時虜騎已縛橋踰淮吳璘奏

九月二十七日克秦州

戊午晴張真甫供職業義問督視江淮荆襄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義問辟洪邁馮方同行時虜騎大入諸將多敗奔也

庚申陰晴相半聞王權與金人戰于和州境人情大洶

辛酉午後出北關送葉樞於氣大言識者憂之行府犒軍金帛絡繹于道邵宏淵黃旗走報與金人戰於六合先是諸將每遇敵輒以捷告都人望旗呼舉尚書省揭黃榜於通衢不移刻摹印徧都下驗

其地則皆自北而南實未嘗有所獲也

壬戌聞虜陷真州邵宏淵雖力戰於六合兵少不能禦故也

甲子陰問虜陷揚州百官宅遷徙一空

十一月己巳朔霜晴入晴稍舒劉錡報早角林大捷先是錡捷軍駐淮東清河口與虜兵相待而元顏亮親率大軍別從淮西入寇李頤忠過之即遁遂與王權戰于廬子和權舍屢敗亮自滁入真邵宏

淵又不能當亮兵將統出錡後錡知不敵即捨清河歸維揚焚廬舍芻糧南歸虜遂兩道入矣亮至

早角林錡與戰敗之捷書聞 上大喜遣中使賜
于甚厚

丙子聞此月五日李橫敗績於瓜洲初劉錡捷即卧
病與歸京口虜遂臨江萊義問督錡進戰錡不可
亦以病實不能行義問乃命橫將兵過江方交鋒
虜分兵為左右翼潛出橫後來攻我師橫大敗諸
軍赴江死者甚衆凡犒軍金帛盡為虜得橫亡失
都統印匿草間獲免或云是日中軍將劉記臨陳
先遁故敗記錡之姪也

庚辰採石捷書聞初虜兵雖勝視瓜洲江闊難渡而
採石淺狹且朝廷方以李頤忠代王權統金陵之
師亮意其號令未定也以此月八日九日親執旗
鼓督細軍臨江而聚所掠之舟密載甲士南渡會
漁人謀知其期走白頭忠及虞允文亟命舟師逆
之虜舟雜以木筏又其人不習水我以戰艦乘風
衝擊賊兵皆溺死亦有數百人已登南岸者允文
激勵士卒殊死鬪盡數殺之不然幾殆

辛巳聞採石北師稍稍引去

乙酉聞北師聚于淮東真揚間

甲午武鉅報亮鄧州外城王彥報師次長安外邑大

抵諸軍時時以小捷聞而淮上益急

十二月己亥朔同舍皆至政府自午至酉方出堂先是邊報稍緩宰執皆早歸一遇警急往往晚出張真父戲云欲知敵情但視堂又軍興已來陰雨連綿天氣愁沮間值晴霽必傳捷音同舍又戲云欲占凶吉請視日

庚子晴鎮江諸帥報元顏亮為其下所戕亮之將敗盟也得浙匠教之航海於是大興工役造巨舟於膠西刷河北壯丁雜以金人謂之大漢軍命蘇尚書者為帥其謀謂我以大兵踰淮逼江中國必悉

師來拒錢塘禁衛空虛則樓船可擣腹心震駭雖抽江上援兵亦已無及然後可以得志其部分計畫昏有成說乃命張忠彥堅壁鳳翔以弊吳璘又命劉萼攻擾襄漢而亮自率精銳及簽軍號數十萬蹂淮東西兩道入既未能渡江駐師維揚日望海道如約無何朝廷遣李寶或云劉率防海之舟先過山東將次膠西禱神祠遇順風又得謀者用其言衝虜舟既大而簽軍及女真不習戰擢束手敗降寶縱火焚數十艘而歸亮聞大怒暴戾益甚殺戮無常人人惴恐葛王者知其可圖也遣親

信結帳下兵殺亮會亮親兵別攻秦州左右無助
乃以冬至夜作亂亮驚起為攢箭所殺食罷同舍
相率慶二撥楊參黃樞首撥有還白講之語夜蹀
學士院何通遠痰眩在假劉共甫時暫攝直
辛丑文德殿宣麻李寶自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提
督海船拜靖海軍節度使充浙東西路通秦海州
沿海制置使京東路招討使賞膠西功之功也
聖旨已降指揮巡幸視師可用十二月十日進發黃
樞云今早得報十一月晦虜兵陷秦州剗剗老幼
俘掠少壯極其慘酷即亮所遣親兵也或謂左右

與葛王通謀故說亮遣之

壬寅金國大都督府牒國朝太宗皇帝創業開基有
天下迄今四十餘年其間講信修睦兵革寢息百
姓安業不意正隆失德師出無名使西國生靈皆
被塗炭今奉新天子命詔已從廢殞大臣將帥方
議班師赴國各宜戢兵以敦舊好洎議移牒具如
前牒宋國三省樞密院照驗大定元年十一月三
十日

丁未王彥報收復華州

戊申大雨異時 上披氈裘乘馬出北關門宰執建

王以下皆紫衫從駕至稅亭御船進發留司百官
班辭丁東倉以泥濘免拜隨駕官宰執皆行後省
金安節劉珙諫院梁仲敏宰屬徐度六部長貳凌
景夏張運御史臺吳芾陳良祐卿監王曾史浩郎
官曾汪余時言薛良朋馬騏姚寬一官率蕪數職
餘不書

己酉雨不止留守相公視事於都堂徒居於執政府
職事官皆上謁

庚戌午後雨稍止王彥報收復陝州

甲寅聞車駕十四日次平江十五日歇泊今進發

丙辰陰聞樞密行府限五日結局虜兵萬餘尚留和
州李頭忠御之

辛酉兩聞車駕二十日次鎮江未有進發之日初
虜之殘兵屯和州雞籠山李頭忠攻之不克亡失
兩將虜兵緩轡徐歸頭忠躡其後而不敢逼久之
方出境

丙寅聞赦新復州軍

紹興三十二年歲在壬午

正月丙辰朔車駕在鎮江太史局奏未時太陽交
蝕甚於申復於酉雨不止無所見守局如式

庚午晴聞歲旦鎮江日蝕五分又聞 德音赦淮南
京西殘破州軍

壬申陰陳宗鄒置酒省中聞 車駕此月三日發鎮
江

丁丑吳珙等報十二月十二日收復汝州武鉅報十四
日復嵩州

己卯武鉅報十二月九日義兵復西京又聞王師復
壽春府其實入空城而已虜兵至則又棄之

丙戌聞有 旨班進討之師糧運不繼且疫癘大作
也

戊子聞有 旨二月六日回蹕

癸巳聞北虜遣使告即位二十三日 聖旨差洪邁
張倫充按伴使副邁借左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
侍郎

二月癸卯 駕離金陵

丙午發鎮江

丁未太尉劉錡薨

乙卯更五出餘杭門五里迎 御舟

丙辰丁巳戊午歇泊假

己未文武百僚詣後殿問 聖體

乙丑幹辦諸軍審計司嚴致明云常歲除川陝外諸軍支春衣二十四萬餘疋今春止二十一萬餘疋蓋自去冬用師開啟三萬而隱冒不預焉著作佐郎張震權倉部郎官云行在百司及內人月支米十四萬餘碩內外諸軍歲支米四百餘萬石

三月庚子 聖旨扈從及隨逐一行官吏軍兵依紹興四年扈從至平江府例並特與轉一官資餘人犒設一次樞密行府官吏軍兵諸色人依此推賞癸卯吳璘報逐金人至寶雞盡得關險樞密院編脩官鄭樵字愚仲興化軍人力學著書不為文章

不事科舉屢至闕下游諸公間二十八年講筵官王論等薦對特補右迪功郎主管架閣庫御史葉義問論其過失改監南嶽廟給禮歸抄所撰通志三十一年携其書來得樞密院編脩官請脩北虜正隆官制比附中國秩字因求入祕書省繕閱書籍未幾又坐言者寢其事至是欲進通志而病數日卒年五十九樵好為考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大抵博而寡要平生甘祐談樂施予獨切切於仕進職者以是少之

壬子使高忠建張景山入見前此三節人乘馬入麗

正門至是令就門外下馬喧爭甚久既而使者捧國書上殿知閣門事趙述以祖宗舊例跪受之使者守近例不與述老矣相持移時仆于地上日二相隊康伯進日臣等位宰相不當受其書請改用他日行禮又呼館伴責日前日已議定用在京禮例今乃紊煩 聖聽何也徐嘉懼不能對時此使方秉笏寘書兩臂間嘉嘉從旁制手以進國書略日十二月日大金皇帝致書于 宋帝粵自皇統以來脩好不絕不意正隆之末師出無名且有歸兩淮敦舊好之語

癸丑蜀中報國閏月二十五日姚仲吳挺敗虜師

乙卯洪邁借翰苑經筵同張倫充賀大金登寶位國信使副

丁巳北使辭答書略日淮甸侵疆幸先期而克復

祖宗故地方遣使以請求

戊午北使出門太常少卿王普帶御器械王謙送伴成閔自淮東來朝閔之留荆襄也虜正窺采石瓜洲朝廷屢以金字牌趣閔解圍閔聲言擣陳蔡其實畏避既而馳百餘里士卒凍餒而死者十二三至有自經於樹者虜退方進攻宿亳亦復無功至

是歸闕懼人之議已凡即官而上皆有苞苴冀以自解云

己未洪景廬出接伴雜錄云淮泗間彌望無寸木鵲巢平地又云道逢秦州民自虜中逃歸言初被驅迫至京畿百姓爭舍匿之調護甚至仍為治裝告以歸路有捨其馬使代步者惟過河則不可回

四月戊辰 皇孫女永嘉郡主薨年十四初本瘡疹候而醫者誤投藥有 旨送棘寺

庚午釋衆醫朱印奏請也

辛未 上為 永嘉郡主輟視朝聞泛使禮物例用

金器二千兩銀器二萬兩合十具 腦子龍延心字香丁香各二合

之類匹物二千 綿襪金革皆以上各二百線紫 朝士

言三月十七日得 旨許高麗遣使來賀恢復疆

土蓋綱首徐德榮為鄉導而明守韓仲通為請於

朝衆論不以為然會浙東提刑樊光遠書七不之

說其議遂閣洪州言三月二十七日資正殿學士

魏良臣卒良臣字道弼金陵人登進弟調丹徒尉

移遂昌令召為勅令所剛定官擢尚書郎北虜遣

二太子將兵薄淮韓世忠戰不利呂頤浩薦良臣

往使時方與同舍郎觀潮得檄納笥中卒飲乃起

人頗危其行良臣亦作遺令付其家脫不幸持以
白父母行至楚州見世忠道使指世忠下令斬浮
橋命無得以一騎踰淮良臣馳扣虜營其副將聶
耳孛董有和意勅吏授館待使者無何世忠謀知
虜已弛備輕兵渡水擊其後軍殺傷甚衆聶耳
大怒謂良臣賣己麾衆梓斬之良臣大呼曰某親
老妻子幼弱誠知邊將不恤國計僥倖一旦功何
苦蹈萬死來見將軍執聶耳稍悟命韜劍驅良臣
行數十里抵主帥帳前卒許和遣良臣歸報會願
浩罷相趙鼎主戰良臣請祠去久之召拜左司員
外郎進檢正擢吏部侍郎兀朮寇邊邀結好詔良
臣與王公亮議之虜欲斥地盡江歲遺匹兩皆五
十萬良臣曰被命以淮為界非江也兀朮陽諾而
簽書云使者許我江北矣良臣私發其封大驚明
日携入詰兀朮誓約兀朮辭窮為取璽紙易書和
議自此始定低坐臺劾與近習暱出知廬州徙池
州復敷文閣待制進直學士秦檜事久士大夫異
己者死徙相望良臣遺檜書曰天有雷霆尚隨之
以雨露欲勝天乎願為子孫計毋貽後悔也檜死
御批召陳誠之及良臣等四人良臣先至遂拜參

知政事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也良臣既驟當大
任銳意更庶事稍裁諸將回易之弊發三省堂厨
官賈瑜罪流之人頗畏懾然學術空疎舉措多輕
晚內外譴誚不三月罷為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
內侍鄧友護贖官于樓府縣良臣摘其盜伐禁地
林木械送行在詔貸死決配人頗服其果未幾提
舉洞霄宮起知宣州徙潭州洪州所至治盜其刻
洪州之政尤暴率卒年六十九

五月丁未梁仲敏祭寺丞

平洗子

相訪蔡乃君謨曾孫

陳亞嘗有蔡襄無口便成衰之戲自是子孫立名

多連口字惟子平從水

壬子五更至漏舍平明入麗正門宰執親王使相待

從臺謙兩省官禮官並詣射殿立班辰時八刻

皇帝自御幄出再拜升殿奠酌 頭仁皇后神御前

沾灑久之在廷泫然 神御出麗正門 皇帝奉

辭宰執至禮官皆騎導赴 景靈宮文武百官奉

迎於宮門騎導官步導赴 後殿未時八刻再立

班行奉安禮左僕射陳康伯充禮儀使是日天氣

甚涼初出麗正門細伏布列鼓吹振作衆馬驚跳

戶部汪侍郎方跨鞍而墜腰臂皆損

癸丑歇泊假 欽宗小祥前輔臣至權侍郎以上赴
 几筵殿行奠酌禮以明日樞密院罷散 天申節
 道場故前期入奠甲寅有旨張浚專一措置兩淮
 事務兼節制淮東西建康鎮江府池州軍馬
 丙辰張子蓋李寶連報海州圍解虜兵敗走國信使
 副以十六日到虹縣金國接伴使工部侍郎龐
 副使秘書少監 已先在遣人致問云不須傳銜
 便請過界

丁巳 天申節故事當拜表賀有 旨免百官晨赴
 明慶寺望闕立班再拜賜香口宣再拜訖又再拜
 首相以謝表授中使回奏頌之再追班滿散祝

聖壽道場臺吏引予立香案側謂之監香

甲子未後 御筆手詔朕以不德躬履艱難荷天地
 祖宗佑之休獲安大位三十有六年憂勞萬幾宵時
 靡思屬時多故未能雍容釋負退養壽康今邊鄙
 粗寧可遂如志而皇子瑋毓德允成神器有託朕
 心庶幾焉可立為 皇太子仍改名 初用煒字或謂近唐昭宗

名有旨 別擬定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其宮室官屬儀物制

度等疾速討論典故以聞 詔自內出外廷不知
 也自去歲脩秦檜舊府貴近密語人云 上欲行

唐堯故事尋以邊事而止今春工役甚急外議籍籍四月未親除侍御史呂廣問以陳康伯姻嫌改除禮侍康伯因求去上始露倦勤之意云朕年老多病皇子將四十可付社稷徑欲行內禪禮他日近臣奏云事當有漸無令四方或致驚駭上日朕未思此也故先下立儲之詔而意指已見或謂此即初製傳位詔云

六月戊辰殿院張真父上殿擊朱揆仍納副本俾自拜相即地震且立朝專務迎合中外雜然譏訕臺諫欲論列而上眷至厚非有大惡勢不能去五月間倬聞內禪有定議語其子端厚端厚遽令幹辦府府以狀申太府寺云某本國學生去秋誤作白身奏補承事郎乞批料錢曆為證會有密告臺諫者以謂國學生與白身初不擊入官利害蓋臆料將來覃恩國學職事及得解人或可免省而倬在相位可主此議又懼人之知也故不於吏禮部而言之太府但欲取官文書照使爾禪文專指此事并面奏大臣懷姦覬幸非常不可恕上聞之變色

辛未御營宿衛使楊存中保明扈衛統制將佐使臣

軍兵等四萬三百五十二人四月六日奉 旨諸班直等三百三十四人并諸軍扈衛官兵二萬九千七百三十二人各特與轉一官資出成暴露并扈衛官兵二萬九千七百三十二人各特與轉兩官資今日報臺見之

癸酉侍從臺諫禮官就御史臺集議故宗室子偁并妻加封事初朝士有以子偁恩數白宰相者宰相難之既而冒昧進呈上遽曰他日誠難處置今了却甚善尋有 旨皇太子所生父子偁贈秀王追謚安僖中書舍人唐文若既書董疑其未安急白

宰相別取 旨改稱皇太子本生之親俄又收回制書而降 旨云故宗室子偁并妻合行加封令禮部官侍從臺諫檢照典故討論間奏於是諸公做濮王之議請極其官爵使後無以加且服屬雖絕當從權冠以皇兄二字庶免著姓惟徐敦立汪聖錡呂仁甫堅款稱宗室子與辨論久之乃背書奏是日奉旨偁贈太師中書令追封秀王謚安僖

元係奉大夫充左朝祕閣修撰

妻加封秀王夫人而制中加皇兄

二字

甲戌 皇太子賜字元永宰臣率百官詣文德殿拜

表賀立儲翰林學士洪遵等十六人以皇太子
正位宮告廟了畢同班上殿稱賀實欲致戀軒之
意上曰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賴卿等掩覆真父
仲誠同對促罷朱揆上曰即有處分卿等皆分
論也

乙亥旬假宣麻朱倬罷右僕射時內禪日逼宰執請
止降告上不欲廢故事就假日殿院張真父之
具橐也察官周元特獨未知一日云某昨夜夢朱
相衰服還鄉且以棺自隨此何祥也真父驚異具
言之解之者曰衰服者白身也端厚正以白身事
故為此舉其以棺自隨殆能終保觀文乎既造廷
果除觀文殿學士提舉在外宮觀臺諫交章乞禡
職皆不報昨日劉共甫當直以嘗為倬薦在假規
免

丙子五更至待漏院平明正殿設伏上坐兩稍止
禁衛閣門三衙文武百官以次起居宰執上殿奏
事訖駕輿班退頃之復追班序立殿門上閣門
官南向宣詔曰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
上皇帝退處德壽宮皇后稱太上皇后云云百
官拜舞訖入詣殿下班皇太子即位流涕久之側

立拱手群臣拜舞稱賀內侍固請坐御榻不許禮畢宰執奏事皇帝亦立聽班退兩復作太上皇帝自祥曦殿乘逍遙車幸得壽宮儀衛及從 駕臣僚並如常制百官就幕次起居 太上皇后相繼出陳德召司業云某在宗寺見玉牒載紹興初今上皇帝初入宮宰執贊 太上聖德真堯舜用心太上曰堯舜之事甚不難則脫蹤之意蓋素定於當矣日

丁丑大雨 駕詣 德壽宮織扇皆宮門外百官班迎泥淖設膝不能成列初定儀注 皇帝率百官

朝謁 太上既而詔百官免入俄有 旨從駕臣僚亦不入但就宮中行家人禮昨日 上欲從

太上過大臣議不同而止侍從官赴都堂議赦初定太學止免職事人文鮮御此筆皆免非故事也

紹興辛巳親征錄

原益必文集卷之九

十一

紹興辛巳親征錄



